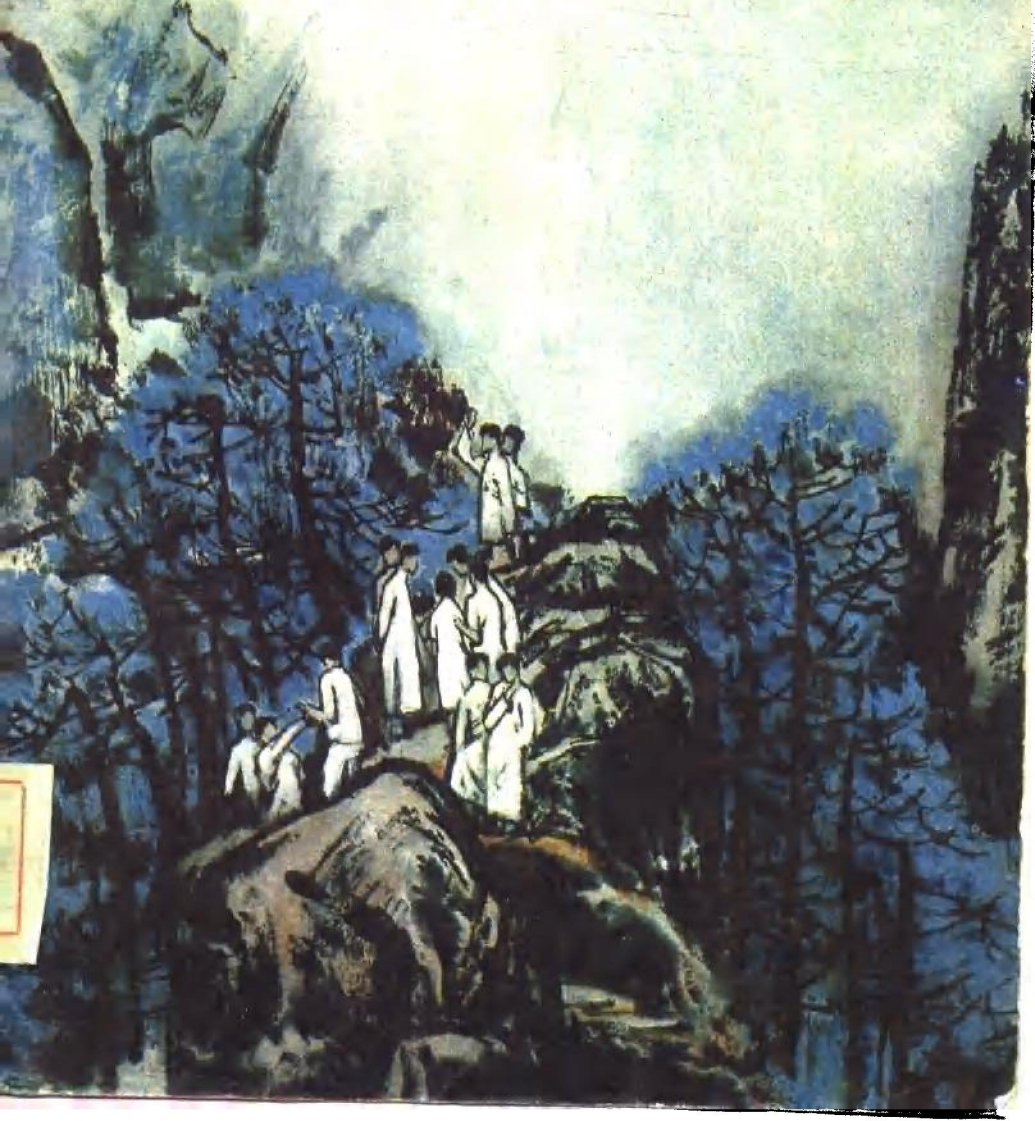


王昌定

探求



614-12

探求

王 昌 定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探求》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四十年代初期，抗日烽火蔓延到中原大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偏僻角落里，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生活与斗争。

作品着重塑造了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也有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者和出卖灵魂的叛徒。作品主人公何蓼汀清高、正直，但又踌躇、彷徨，经过艰难曲折的探求，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书中还写了一位正直的老国民党员的觉醒，与各种类型妇女的不同命运，其中特别是关于几个青年妇女的描写，感情色调很浓，也很有深度。

作者以隽永明丽的文笔，淋漓尽致地讴歌了那些不屈不挠的真理探求者的形象；揭露并鞭挞了那些叛徒、特务、社会渣滓的罪行。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时代感，给人以深刻启示。

探 求

王 昌 定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1/2 插页2 字数347,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4,000

书号：10151·619

定价：1.35元

卷首小引

很久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旧时代的书，为旧时代唱一支葬歌。

很久了，我想写一本关于青年的书，描述抗日战争中后期蒋管区某些知识青年的迷惘与追求。

很久了，我想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怀着远别游子深切思念的心情，用笔勾画一下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

然而，韶光荏苒，逝水东流，许多年过去了，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这原因，除了置身于众所周知的阶级斗争（有实际的也有人为的）漩涡中、没有喘息时间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我不敢触及这个题材。

要写这本书，如果是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反映那个特定环境，必然会把知识分子摆在为主的地位，而按照多年习惯的看法，知识分子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便是资产阶级的，怎么能够与工农兵争当主角？尤其可怕的，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知识分子大都不是出身在劳动人民的家庭，而是来自剥削阶级，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偏僻小县里，更多来自地主阶级，这又会不会被指摘为“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

除此，还有什么“中间人物”的禁区，“题材广泛”的

“邪道”……，总之，接触这个题材，就象接触火一样，不但可以烫伤人，而且可以烧死人。万一遇上一位如“金棍子”姚文元（呜呼，姚氏的大棒我早已领教过多次矣！）者流，那简直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人总还愿意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干什么大辩小辩让人家一抓一大把，惹下“万劫不复”的麻烦？

于是，多年的愿望只好藏在心里。诛心之论虽古已有之，但比起白纸黑字来，还是不容易让人拿到真凭实据。正象对待“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持否定态度的何止张志新烈士一人乎？但因为绝大多数人只是“腹非”，既未出之于口，亦未笔之于书，总算保全了性命，更没有经历临刑前还要被割断喉管的痛苦。

我深自庆幸，我也学乖了不少。

即便如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还是逃不脱十年浩劫：身为共产党员竟尝到了我们党关押反革命的铁窗；身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竟凭江青、姚文元一篇“讲话”，当了十年“牛鬼蛇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做梦都难以想象在五星红旗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玷污了这面旗帜！）会有最新的体会。

不过，比起成千上万含冤九泉的人（刘少奇同志就饮恨惨死在我曾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开封），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能够活过来，已经很不简单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苦练了一种本领，那就是对现实的无视和忘却。繁重的劳动总还会有点空隙，我便望一望天边的白云，听一听小河的流水，对祖国、家庭、同志、个人都尽量不去想它。这很可能被斥责为逃避，但一个头上压着几顶大帽子的人，不逃避又将如何呢？

事实上，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不可能完全忘却。忘却现在，也还会想起过去，这当然也是一种逃避。我于是想到那已被埋葬的旧时代，想到碰了许多钉子、逐渐从迷惑中觉醒的青春，也自然会想到青少年时代的故土风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在心底复活了，这就是我久已想写的这本书的轮廓。可是想着想着，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心头：过去的路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难道我不应当从迷惘中投入党的怀抱？难道我理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我思索，我苦恼，我终于还是不能完全忘记现实，然而我也久久得不到答案！

终于，党和人民彻底粉碎了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把那些祸国殃民的大妖精送上了历史审判台。党得救了，国家得救了，人民——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党员、干部——逐渐从多年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决不是白白度过的。流血、惨死、眼泪，伤痕、满目疮痍、遍地狼烟……，使亿万人民再一次体验了那已被埋葬的旧世界。然而，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归不是生活在暗夜沉沉的旧世界里，人民从切身痛苦中获得了空前的大觉悟，接着便亲自用砸烂旧世界的铁拳砸烂了这个十年。

让这惨痛的十年和旧时代永远一同埋葬吧！

人民对社会主义是有信念的，人民对我们久经考验的党也是有信念的，人民在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中间能够迅速做出抉择，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旧的时代毕竟大不相同；我们现在的青年比起在旧社会瞎碰乱撞的青年，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也基于近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使自

己的头脑开了一些窍，我才敢于重新想起我的夙愿，并努力把
它付诸实现。这就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微薄的书。

通过这本书，我愿和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起，回头
看看那永不复返的岁月：在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要想探求
一点真理，好难哪！

他们走过的道路可能是弯曲的，可笑的，但也是真实的，
充满着血和泪的。

社会主义祖国也并非没有荆棘，每一个中国人民都还将继
续探求。……

目 录

卷首小引	1
第一章 五龙潭	1
第二章 咫尺千里	21
第三章 “洛阳才子”	40
第四章 深山惊变	64
第五章 疾风劲草	87
第六章 思乡曲	107
第七章 心有灵犀	125
第八章 东归	143
第九章 扑朔迷离	168
第十章 深渊	190
第十一章 高墙内外	209
第十二章 正月闹元宵	231
第十三章 史水安山	250
第十四章 老校长	268
第十五章 端午节的风波	293
第十六章 爱人出嫁了	316

第十七章	抱灵牌的婚礼·····	334
第十八章	路茫茫·····	352
第十九章	挽歌·····	372
第二十章	秘密交易·····	392
第二十一章	搏斗·····	411
第二十二章	虎口双骑·····	431
第二十三章	南山在望·····	454
第二十四章	北极星·····	472

第一章 五 龙 潭

一

伏牛山里，秋天的夜空显得格外明净，十日半月也难见一丝浮云。站在山头上，一仰脸就能看到那斜挂银河、形如木勺的北斗七星，距离这七颗星不远的地方，便是北极星在闪闪发光。古往今来，真不知有多少诗人为那永远停留在正北方向的明星唱出一往情深的恋歌，如今，在这抗日烽火照不到的崇山峻岭里，又有一位小青年借它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出这样一首短诗：

北极星啊，你在哪里？
北极星啊，你在我的心里。
夜空中，我常常注视着你，
迷路时，我常常把你寻觅，
你有时就在我的眼前，
有时又隐藏在云雾里。
你啊，我心中的星，
你可能夜夜让我看到
你那永恒的光辉？

写这首诗的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名叫何蓼汀，中等身材，瓜子脸型，五官端正，头发蓬松，带有一种不修边幅的诗人气质，两只常常专注在一个地方凝然不动的眼睛，象是在探索人生的奥秘。他本是河南省东南部的蓼城人氏，从一九四〇年初，来到这暂迁伏牛山窝的汴梁高中求学，现在已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他昨夜一度失眠，吟出上面这首小诗，一早起便翻身下床写在纸上。然后到伙房胡乱吃点东西，又要了几个馍，便按照头天与几位小同乡的约会，趁星期天，一同去游玩久已向往的五龙潭。

时序正值深秋，伏牛山的深秋是最迷人的季节，过了当年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卧龙岗，由镇平石佛寺直奔西北，进入马山口。顺着羊肠小道迤逦前往伏牛深处，忽入峡谷，忽落平地，忽涉溪流，忽越山梁，每前进一步地势都各不相同。向群峰望去，野菊遍地，枫叶满山，柿子熟了，山楂红了，果实累累，清香四溢，瀑布涧流，水音悦耳，更有翠鸟山鸡飞鸣点缀其间，真好似一幅自然图画。这千里伏牛在国内并不是什么数得着的名山，它一无高可接天的凌云奇峰，二无驰誉中外的禅林古寺，如果坐在飞机上往下鸟瞰，它很象一些起伏连绵的土包包，并不奇特。但人们如潜心探求，不仅会听到许多古老神奇的传说，还会看到那不为世人所知、寂寞千载的洞天幽境。

一九四二年双十节后，何蓼汀和他的几个小同乡前去游览的五龙潭，便是伏牛深处的胜景之一。

这天，正是天高云淡，他们这些小青年，每人带点干粮，一大早就从邻近秋林镇的学校出发了。他们一共是五个人：四男一女。何蓼汀走在最前面，他穿一身蓝市布学生服，在崎岖的山道上，不断地上上下下，走得通体发热，便把上衣全解开

了，露出一件白府绸衬衫。和他差不多并排走着的青年叫叶怀安，面色微黑，敦敦实实，穿着一套农村自制的紫花布褂裤，走路时左腿似乎短了些，略嫌有点踮脚，他这时正一边走一边看何蓼汀写的那首小诗。再后面是一男一女：男的叫沈世涛，瘦长脸，分发头梳得光亮，在这一群人中，穿戴头等华丽，上下身都是迎风发抖的派力司中山服；女的叫周文蕙，如画的两条柳叶眉下面，生就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身穿过膝的天蓝竹布大褂，外罩一件薄薄的红毛衣，脚下是小圆口鞋和一双肉色长统丝袜。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倒背手的青年，浓眉大眼，鼻翅左边有一个黑痣，上身穿件灰色便衣夹袄，下身却是一条黑斜纹中山服裤。这人名叫史德纯，他似乎不是在走山路，而是在逛公园，不时摇头晃脑地赞叹：“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乃妙哉，妙哉！”因他过于陶醉，脚下不慎，有好几次险些儿被当路的小石块绊倒。

这五个人，都是高中生，又是同一个县的小同乡。他们读书的这所汴梁高中，校址原在省会开封，抗战爆发，蒋介石不战而退，拱手让出半壁河山，作为河南省会的汴梁城，很快便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学校仓皇迁来这交通闭塞的伏牛山区。这所高级中学，拥有一批较好的师资，校长又比较开明，图书仪器之类，在河南都可称首屈一指，不但河南许多地方的莘莘学子，不远千里负笈求学，连毗邻的湖北、陕西等省，也有一些青年慕名而来。何蓼汀等人虽属同乡，却并不同班。何蓼汀和史德纯是毕业班，叶怀安和沈世涛是二年级生，周文蕙则是今年夏天刚刚入学的新生。在那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乡心是年轻人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正如常言所说：“花是故乡的好，月是故乡的明。”那喝同一条河水长大的青年，一

旦作客异地，就往往显得情同手足了。

何蓼汀是个独子，父亲早去世了，是寡母把他拉扯大的。他的祖父是一位前清的举人，为人刚直不阿，练就一手瘦骨嶙峋、似欧似柳、独具风格的好毛笔字，单那悬肘写下的一个中字，竖笔如擎天玉柱，墨酣气凝，一贯三尺，气势磅礴。这何举人家中虽薄有田产，主要是靠教书为生。何蓼汀童年时，便在祖父严厉的铜头拐杖下面，读完“四书”、“五经”，才开始上洋学堂的。一九三八年秋天，蓼城一度沦陷，日本强盗逼着蓼汀的祖父主持维持会，遭到老举人的断然拒绝，日寇用匕首从左耳门将他捶死，紧接着便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屋。此后不久，蓼汀的寡母因不堪小叔何辅功的欺凌，便分家另过，家境日趋艰难，但这做母亲的仍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盼子成龙。谁想这何蓼汀从初中时期就酷爱文艺，入了藏书丰富的汴梁高中，更把绝大部分时光抛在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上，正经功课，只靠他临时抱佛脚，应付应付考试，倒也未出大的差错。去年秋天，一个比他低一年级名叫魏化龙的同学，约他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文艺读书会”的社团，办起一份大型壁报，蓼汀便常给壁报写诗，日久天长，已是全校公认的诗人了。在游五龙潭的路上，他把新写的这首题为《北极星》的小诗拿给叶怀安看，很想听到对方的赞词，不料叶怀安竟迟迟没有言语。

“怎么样？”何蓼汀急切地问。

叶怀安还是没有发表意见。

“评论评论吧，”何蓼汀又催促说，“我很愿意听听你这位哲学家的意见。”因为叶怀安是学校里“社会科学读书会”的成员，小同乡们常常戏称他为“哲学家”。

叶怀安用手搔了搔自己的短平头，咂了咂嘴唇，颇有几分为难地说：“我实在不懂诗，说不出什么子午卯酉。我只是觉得你这诗有点朦朦胧胧，让人一下捉摸不透。”

不想这评论却使何蓼汀大为高兴起来，他手舞足蹈地说：“我的哲学家，诗就应当是这样的呀！诗贵含蓄，这是一种意境。”

“不过，你这北极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哲学家偏要寻根究底。

“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诗人神色庄重，目光凝然地回答，“它是那样神秘，又是那样现实，是那样遥远，又是那样接近……”

叶怀安望着何蓼汀那全神贯注的表情，不觉笑出了声，说道：“让你这么一说，我更糊涂啦！”

怀安的话尚未落音，就听背后传来一个女性的甜蜜声音：

“快告诉我，糊涂什么呀？”

随着问话，便是一串悦耳的银铃般的笑声。何蓼汀虽然没有马上转过脸去，心脏的跳动却比以前剧烈了。

二

这笑着向他们发问的正是旅伴中唯一的女性周文蕙。

周文蕙比何蓼汀小一岁，不但人材出众，而且有着一副婉转的歌喉。她一个女孩子家千里迢迢到这儿求学，是因为这所高中的教导主任刘云杉是她的姑父，生活上不怕没人照应。她在家乡同何蓼汀也见过面，只是不熟，到了秋林，彼此都是小同乡，再加上她又爱好文艺，来往就日渐频繁了。她以她的女性的敏感，很快便察觉何蓼汀对她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意，同

时，她发现沈世涛对她也很缠绵。她对于这种男性对她的爱慕感到由衷的快乐，不时用那悦耳的歌声表达自己的快乐，但她并没有对这两位男性中任何一位真正产生爱情，她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罢了。

在去五龙潭的路上，周文蕙先和沈世涛走在一起。原来沈世涛的祖父在前清曾官居礼部左侍郎，职位相当于民国以后的外交部副部长，因而蓼城一带沈家拥有大片田产，传到世涛的父辈，每个人还分了近二十顷地。沈世涛只有弟兄二人，他哥哥沈世海在重庆上大学，他本人行二，将来继承祖业，当个十来顷地的大地主，应是十拿九稳。因此，所谓读书，在他只不过是镀上一层金，田产才是他高人一等、出类拔萃的资本。他深信，家藏万贯对女性具有无比吸引力，今日借此游山良机，怎能不向他所倾心的人儿夸耀？他一路上不断告诉文蕙，他家有多少丫环，多少佣人，一日三餐吃的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一年四季穿的是绫罗绸缎、轻纱重裘，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直到十岁的时候，解大便还有人替他擦屁股，如此等等，越说越得意忘形。周文蕙听他说得天花乱坠，觉得好玩，也未免感到有点俗气，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沈世涛以为这是对方给予自己的最大赞美，说得更加绘声绘色了。只可惜他无意中漏了嘴，透露出他父亲的三姨太太如何向他眉来眼去，周文蕙实在听不入耳，才撇开他，向前赶了几步，恰好接上了叶怀安的话茬。

沈世涛眼巴巴见周文蕙飘然离他而去，正自追悔莫及，却见叶怀安侧过脸来，笑向文蕙道：

“你来得正好，你是位才女，一定最能欣赏蓼汀的诗。”

怀安一面说着，便要把诗递给文蕙。

何蓼汀将诗一把夺了过来，红着脸说：“不，这诗不能给你看！”

蓼汀的表情更引起文蕙的疑心，她坚持非看不可，两人正纠缠间，史德纯从后面赶了上来。

德纯听说是蓼汀新写的诗，便插言道：“好诗不可束之高阁，何不公诸于众，为这大好山川增色？”

叶怀安也说：“那就让蓼汀自己念给我们听吧！”

蓼汀私心里是极愿意把这首诗念给他所喜爱的女性听的，只是有些不好意思，今见大家一致要求，不觉精神倍增，便清了清嗓子朗诵起来。他朗诵时全神贯注，吐字清晰，情感真挚，十分传神，在这人迹罕到的山林里，更加添一层神秘色彩，连空中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似乎也在低飞倾听。

朗诵完毕，史德纯立即鼓起掌来说：“好诗，好诗！”

何蓼汀听见有人叫好，尤其当着周文蕙的面，真如腾云驾雾一般，忙问：“老夫子，你说好在哪里？”

被称作老夫子的史德纯，接连把脑袋在空中画了几个圆圈儿，说：“好就好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思……。”

何蓼汀不觉喜形于色，忙转问叶怀安道：“如何？”

叶怀安不再说话，只微微一笑。

沈世涛的心中早就充满了醋意，此时偏不咸不淡地插进来几句酸不溜溜的话：“我就看不出，写个四言八句，究竟有什么用？它是能吃？能喝？还是能当金银财宝？”

周文蕙斜了沈世涛一眼，从鼻孔里哼出一声说：“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呢？”她故意用她那清脆的嗓音朗诵蓼汀的诗：“北极星啊，你在哪里？北极星啊，你在我的心里”

里。……”

文蕙那甜美的声音飘向云端，蓼汀如坐春风，如饮甘露，深感遇上了知音，心头猛然涌出一股甜丝丝、香郁郁的暖流，霎时间贯注了全身，不觉有些飘飘然了。正值蓼汀如醉如痴的当儿，忽听叶怀安在前面叫了一声：

“看哪，这不就是五龙潭的第一潭吗？”

山移路转，眼前出现面积约一亩左右的一潭池水，上有小瀑布泻入潭内，下有一缓坡引潭水与涧水合流。潭的周围呈八角形，远远望去，象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大井，又象漫山黄花红叶中的一点小摆设，更象一块晶莹的碧玉安放在凸凹不平的乱石之间。潭水犹如一面镜子，清澈明亮，游鱼可数，从潭边极目四望，峡谷风动，鸟雀喧鸣，天高日丽，使人顿觉神清气爽。周文蕙与何蓼汀并立在潭的一角，潭水映出一双倒影，蓼汀直觉此时此地，幸福都在不言中。他难以表达内心的激动，便随手抓起一把碎石子向潭心扔去，潭水溅起了喜悦的浪花。

游伴们开始继续前进了，何蓼汀和周文蕙双双延缓了脚步，有意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后。等到其他几个人都已转过一个山角，文蕙突然向蓼汀说：

“你这北极星一定是有所指吧！”

蓼汀凝视着远方，摇了摇头，回答道：“我说不清。”

文蕙又追问：“告诉我，你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蓼汀侧过脸来，看到文蕙面部微微的笑容，从这笑容里，他猜出了她内心的语言：“你指的一定是我吧！”但蓼汀是个不善花言巧语的人，他记得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心目中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想，这理想里可能包括有他所爱的人，却也不完全是。深究起来，那北极星到底指的是什么，连他自